

# 那年,老街,那时候.....

◆ 周喆人

一座城市,一处小镇,一个村庄都会有那么一条或者几条古老朴素的街道,这些洗净铅华的“老街”都会选择自己的方式向路过的人们诉说它们已经老去的故事。也许历史上的它们叱咤风云、风华绝代,或许这里也曾商贾如云、客似云来。然而,随着岁月的变迁,不少老街都被湮没于历史的潮流中,无声无息,直至被人们遗忘;有的老街虽尚有迹可循,但也已失去了昔日的盛况;也有一些老街经过现代商业的包装,古香古色的外貌下,骨子里,却充满了现代都市的情调,于我而言则像抿一口尚未发酵完全的葡萄美酒,嘴角含笑,却摇头难言心头那番苦涩。老街,或许对于现代的我们来说,它承载的不再是历史的烙印,更多则是今人匆匆过的身影。无论如何,我都期望你走过老街再回首遥望时,心中还会浮想起它们古往今来的那些点滴,那些故事.....

生于城市,曾几何时,突然发现自己多了份乡村情结,也许看惯了城市高楼的水泥钢筋,对于古朴的房屋却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愫,爱看这里的老街,老房子。兴致使然,晚餐过后,暂放白天的工作,趁着落日的斜阳,前往易家湾老街。依山傍水的易家湾老街,得山之稳重,获水之灵动,夕阳西下,老街像浅斟低唱的老者,虽身处现代却哼唱着古老的啾啾小调。据当地百姓介绍,老街的路原是用麻石铺设,几经更替逐渐被厚重的水泥取代,只有码头上残留的少许麻石还在那里向我们诉说着无声的往事。

沿着街道往里走,不少建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房屋映入我的眼帘。残留的老旧房屋多已斑驳破损,花饰残缺,靠近屋檐的墙面上除了布满青苔甚至沾染了春色,经风雨侵蚀留下的裂缝为草木提供了极佳的生长空间。触摸着已有岁月的墙面,那些已逝的画面如同影像机播放着的老照片开始在我的脑海中叠印。

老街上的老房屋多为两层楼房,二楼向外延伸出与房屋主体相连的木制阳台,阳台上无柱支撑,呈悬空状态。屋顶有砖瓦遮蔽,行人从下穿过倒可遮风挡雨。二楼为卧室。底层临街一面设为商铺,从事商品买卖,商业味道十分突出。据迎春桥东阿易昭山古道捐修碑中记载,乾隆四十八年,易家湾就已是中湘巨镇,古镇繁华之时,人口上千,作坊林立,商铺密布,酒肆扬幡。

老街两侧,除了有造型独特的民居,也夹杂着不少颇具代表性的老建筑。“这就是以前老街上有名的‘公和益棧’,是清朝时期的建筑,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,在当时主要从事粮食、布匹的转手买卖。这里曾是名气很大的水陆货物集散中心,只不过昔日人满为患的客栈,现在也只剩下了一块斑驳不清的石招牌了。”当地老者向我们诉说老街的故事,他的语气略带遗憾,但提到昔日老街的繁华时,上扬的眼角已经透露出他的那份自豪与骄傲,这份骄傲无疑也是老街的骄傲。据《岳塘区志》记载,易家湾老街的历史走到清朝末年,其繁华程度也达到时代顶峰,成为当时整个湘潭乃至湖南的文化、经济中心之一。据考证,当时围绕易家湾老街形成了四庙(宗福殿、万寿宫、五行殿、龙王庙),五码头(陈家、人和、戏厂、万寿宫、瑞形码头),十街坊,十大窑厂的规模。老街地处湘江东岸,北上长沙南下衡阳、永州的客、货商船需经过此地,更加促进了当地商业的发展,历经百年的易家湾老街逐步形成为粮食、蓝靛、砖瓦、铸铁、酿酒、水产品、布匹等几大类货物的集散中心。

“1942年,当时国民党军队在老街驻军被日本侵略者知晓,便派特务驾驶一艘满载佛像的‘神船’在码头停靠,百姓虔诚上船朝拜,特务便趁机了解老街的地形与驻军情况.....”结伴而行的老姜王党民是土生土长的易家湾人,已有84岁高龄,站在江边码头上向我们说起了老街那段难以忘却的战争岁月。老街于1944年6月惨遭日军“三光”暴行,全街在日寇兽蹄践踏下,满目疮痍,一片凄凉,后经百姓修复。不幸的是1949年8月,国民党军队用飞机在这片乐土上再次投掷了燃烧弹,易家湾老街遭受灭顶之灾,风光无限的老街饱受战争的摧残,以致现在的我们已很难找到更多承载着历史繁华的旧迹。解放后,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人民进行生产自救,商业再次得到发展,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,“对内搞活经济,对外实行开放”政策的推行,也让易家湾老街的发展推向了历史的新高潮。然而,随着陆路交通的发展,水上运输被逐步取代,湘潭的经济建设向南推移,这里的码头变得沉寂,商铺也跟着越发落寞,萧条。

在日渐改观的老街上,现存的老房子与老建筑就像历史留下的痕迹,在不经意间留下,又在不经意间抹去,仿佛不曾来也不曾远去。

日落西山,华灯初上,一轮明月已悄然爬上了梢头。站在老街背后的江边码头上,我凝望着滔滔北去的江水,迎面吹来的江风仿佛在我耳边轻吟,随着昭山示范区的规划发展,“老街”的故事,未完、待续.....

江南小景 (李新辉摄)

# 品茗古镇

昭  
山  
夜  
话

易家湾古镇怎么看都像一把搁在湘江边的巨型茶壶,湘江弯曲的河岸画出了壶的底座,株易路口的仰天湖恰如壶嘴,整日将清清的水源汇入壶中;风景秀丽的昭山有如壶座的靠山,稳稳地托住古镇;日月似壶的火炉,不息地为镇上添加火热的生活,使镇上的人们活得有滋有味。

这个千年古镇有深厚的历史底蕴。自古以来,这里由于易姓人最早在此经商而得名,因扼守着长沙至湘潭的水陆交通咽喉,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;因“依山为廓,列肆为居,商贾云集,酒旗猎猎”,而成为湘潭的繁华之地。宋代著名画家米芾登临昭山,爱慕这里霞光万道,烟雨碧波的景色,画下了“潇湘八景”之一的《山市晴岚图》,并题诗赞美,画中的“山市”,诗中的“酒旗从此不须招”,实际上就是指易家湾镇。数百年来,这里有古人生活不可或缺的古盐井,以烧制陶器而闻名的窑洲以及米市,一时间南来北往的客商汇聚,熙熙攘攘,热闹非凡。如今古镇虽然不复往日的盛况,但窄窄的街道,临街的店铺上的木栅栏,空荡荡的轮船候客大厅,以及残存的马头墙等历史的烙印犹存,无声地诉说着许多悲欢离合的故事。因居住之地离古镇不远,我带着怀旧的心情常在古镇闲庭信步,每一次都有新的发现和人生感悟。

品赏古镇是不宜于性急地沿直街疾行的,疾步中最易忽略街道两旁的风景,就像一个匆匆赶路的过客,除了旅途劳顿之外,绝不会留下对古镇鳞片记忆的记忆。看古镇就要慢慢地品茗着一壶老茶,不紧不慢地在街上踱步,从直街走到窑洲,又从窑洲返回直街,用一种舒缓的心态边走边看,方可真正品尝到古镇的韵味。这时才会发现道旁的郁郁葱葱的树木,凋零的木板房等景

感  
悟  
昭  
山

物如同杯中茶叶依次舒展在我们眼前,街头笑声清脆的稚童,屋檐下白须飘飘的下棋老人,甚至作为游人的我们都不过是古镇这把巨大的茶壶中,鲜活灵动的茶叶,让人清新悦目不已。

古镇是经得起任何雕饰的,正如窑洲千年来烧制的陶器一样,用青灰色的底色铸造了这把巨型茶壶淡定从容的性格。在这里残破不堪的房屋仍旧撑在街头,至今无人刻意修葺,甚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旧工厂高墙上,至今仍清晰地保留着文革时期的口号,也没有人刻意去涂抹,这大约符合历经惯看花开花落古镇人的性格,而这种真实自然展现本我的特点,在我的眼中显得更纯粹自然,更远离了都市的喧嚣,与那些喧嚣的伪古镇相比,这里显然落后而寂寞了,但我觉得这里更让人亲近自然。

我在古镇散步,不像出席某种隆重的场合,要稍作修饰打扮,而是只要想来这里,便可随心所欲。我甚至可以趿着一双拖鞋,光着膀子而来。我们与街上的老人拉家常,或在临街店铺喝上一杯茶,看着街上的人慢悠悠地走过,与我人那种自由自在的神态,无牵无挂的心境,与我饮茶进入佳境,内心无比舒坦的感受无异。

春日,我会穿过易家湾直街来到湘江边,静静伫立在一株柳树下;河岸上金黄的油菜花上下起伏,略带花香的风微微撩拨思绪,心清气爽中,我顿会感到无比惬意,吟哦些优美的诗句来。夏季,蝉鸣回响在古镇上空,它们不知疲倦的歌声唤醒我尘封已久的记忆;看南来北往的船只在江面上穿梭,我尤其喜欢那种船只过后漾起的波浪,绸缎般起伏的波浪由江心缓缓推向河岸,哗哗的声音有节奏地拍打着河床,像摇篮似的把我推入了如梦如痴的梦境;我有时会脱下衣服,在

## 醉眼看昭山

就在他离开昭山后不久,我也从湘潭县河口乡中学考入县委办工作。他到县委办来看我,我笑着说,谢谢你在昭山的教诲。他说,你不应该感谢我,你应该感谢昭山,山神有眼,知道热爱这座山的人心里的念想并助成其愿望。

由于工作的关系,现在我经常陪外地客人上昭山游览,也陪过上级领导上昭山考察。每每上昭山,一次又一次唤起我对生态的思考,憧憬昭山的美好未来。一样是山,但应该有一个不一样的昭山。

生产,生活,生态,温饱问题未解决之前,只提生产和生活,现在正在向小康和富裕迈进,生态摆上了桌面,人类的认识在进步。从滨河而居,到滨河生产,而现在没有一个城市不在打造滨河景观。借鉴欧洲的莱茵河,圆梦“东方的莱茵河”。过去求居者有其屋,“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。现在讲究品质,选择环境。宁可房子贵一点,也要面向大海,春暖花开,面向河流,杨柳依依;退而求其次,要开窗见绿,出门有游园。过去以工业城市为骄傲,烟囱林立,欣欣向荣。改革开放了,一度又比高比大,高楼林立,日新月异。现在竞相媲美,口号振奋人心,万变不离其宗,“宜居城市”,“花园城市”,“生态城市”。

生产,生活,生态,三生有幸又不幸,许多中小城市的建设并不美,城市生态为形象而形象。应该遇山留山,遇水留水,保留原有生态,但城市格局讲究着横平竖直,逢山就开路,遇水就架桥,重新投入资金,再造生态景观。公园之外,生态景观集中河流两岸,城市广场以及主干道两侧。河流两岸重新规划,国际国内高手云集,大手笔,大气派,看得到绿色,但看不到本地文化,欧式酒吧一条街,霓虹灯竞相闪烁。城市广场是城市客厅,客厅很大,大而无边,客厅又没有摆在餐厅附近,绿色植物又摆放在客厅四周,人气不旺,空空荡荡。城市生态为景观而景观,欧洲的梧桐,日本的樱花,礼遇有加,南方的棕榈,北方的银杏,宠爱有加。尽管

江中畅游,然后精神抖擞地走向前方,去古镇金光灿烂的秋日,白雪皑皑的冬季寻找梦幻。

我最有艺术创意的一次就是站在街上,浮想联翩。仰望上空,鸽群带着悦耳的鸽哨正掠过古镇;低视膝下,几只小犬正环绕着自己,喋喋不休。看得或醉或痴时,所有烦恼消失得无影无踪,有时我还会灵光闪现地联想到清末或民国初期的某个生活场景,镇上的老百姓就是剧中人,正无拘无束,无牵无挂地在古镇上行走,用自己的方式,创造生活中馥郁的芬芳。

今天黄昏,我见一轮皎洁的圆月早早升上了天空,似乎听到了久违的某种召唤似的,恋旧的情感突然在心头奔涌。于是,我又一次走进了古镇,听得有人叫我的名字,回首发觉是一个叫马仔子的单位同事正在古镇散步。上世纪70年代初,因政府修建仰天湖,将他家搬到了易家湾镇。他家的房子就在湖边的小山旁,山中多丛竹,常垂到湖面,引惹无数游鱼。离他家不远有一座古庙,他的姑姑曾在那里出家为尼,在青烟袅袅的古庙中度过了默默无闻的一生。他家的阁楼上藏着许多经传,那时他对那些泛黄的佛经看不懂,只觉得上面的图画很有趣。他见面就说,我家的房子如果不拆,现在住在那里多好。我沉默无语,正是因为人民的无私奉献,才有仰天湖今日的美景;正因为他居住在古镇,才保持了豁达心态。

我就是这样恍惚惚地品味着古镇的建筑和风水人情,我知道在某个角落,珍藏着人类遗失的记忆。我们慢慢地喝上一口茶,融于当地的生活之后,就会感到世界原来很美妙,古镇很普通的一株树像会施魔法似的,变成火树银花的树,在熠熠发光的幻想之中,历史的旧梦会在我们的寻访之中时隐时现。

◆ 罗并乡

## 献给昭山的诗 (组诗)

◆ 江立仁

### 山与水

山缠着水  
水缠着山  
美的精灵  
究竟藏在山缠着水之间  
抑或是藏在水缠着山之间

我站在昭山之麓  
只知——  
山山水水尽在  
缠缠绕绕之间  
只知——  
山与水  
水与山  
山水共长天一色  
分不清  
究竟是山与水相缠  
还是水与山相缠

### 山泉·岩石

山泉 以百倍疯狂  
一泻千里之势  
吻着山谷中的岩石  
任奔腾不息的情感  
雕刻攀登者的脑海

岩石 用赤诚的爱恋  
跪迎汹涌澎湃的情愫  
醉在山泉怀抱  
将坚定不移的思绪  
堆成比珠穆朗玛峰高的山峰

不用猜 无须说  
在那山泉与岩石相拥之际  
一切意想不到的情节  
便会拉开序幕

蓝天之下  
绿野之中  
读吧细细品  
黑的是音符  
白的是旋律

### 和水在一起

在一起和水在一起  
和温温柔柔在一起  
水底世界好多自在多自由  
任你游泳嬉戏游泳  
任你东西南北四处飘流  
人在激流中  
水在人心  
难怪怡红院的贾宝玉断言  
难怪那会说话的骨肉  
我真愿和水永远厮守在一起

在一起和水在一起  
让灵魂永远安睡在温柔之乡  
肌肤只与水相亲  
心灵只与水相爱  
看一看水的色彩  
试一试水的温度  
然后知道水的深度水的流向  
再潜入水的全部领域去寻找  
一片开启心扉的钥匙  
我真愿拥有这片钥匙  
长住水的宫殿

◆ 周醒欣

水土不服,尽管生长缓慢,就是爱你没商量。我们有市花市树,但街上看不到市树。我们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,但居住小区很少看到竹子。我们喜欢八月桂花遍地香,但我们的城市香气不浓。我们的商场可以买到全国各地的特产,我们的城市也买得起全国各地的名贵植物。城市生态没有亲切感。林中有路,曲径通幽,但树林里灌木混植,不允许哲学家进去沉思冥想,不允许恋人们进去拥抱接吻,不允许老人们进去提腿推掌。坪中有草,碧绿如茵,但娇嫩,娇气,养护费用高得令人喷舌,令老百姓愤怒,没有“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”的生命力,没有“天苍苍,野茫茫,风吹草底见牛羊”的亲力和,高贵的小草来到高贵的城市,得到洒水车的呵护,得到红袖章的监护。城市拓展,池塘进城,原来活活泼泼,一进城中就死气沉沉了。污水倒灌,垃圾飘浮。唉!理想的都市,梦幻的生态,空中俯拍,看上去很美。

时下昭山的开发建设正在动大手笔,做大文章。这篇文章好做又难做。好做是有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,难做是肩负着保护得天独厚生态资源的使命。昭山规划区68平方公里,建设用地不足30平方公里,而且用地范围内承载着历史沉淀的负荷,规划的实施需要昭山人下大力气。但昭山赋予了昭山人的灵秀,在保护与开发的夹缝中豪情满怀,昂首阔步。山还是那座山,湖还是那片湖,但昭山人的襟襟不是过去的襟襟,胆识不再是过去的胆识,梦想让昭山的现在和过去一样焕发出无穷的魅力。我爱昭山,现在这种爱又增添了一份爱,爱在这片土地上忙碌得不知疲倦的昭山人。

我那位从昭山走出去的朋友像关心朋友一样关注着昭山的开发。我在短信里对他说:明年春节你回来时,我们换个角度去眺望昭山吧。如果说昭山像一位慈悲善目的老人,那么昭山人正在让仰天湖走出深闺,恰如一位纯情的少女,人人爱。